

打探一颗子弹的下落

■徐贵祥

诗 品

《长枪》是作家徐贵祥以笔名巴彦乌力吉发表在《诗刊》(2025年第8期)上的一首抗战题材长诗。诗歌以松林高地为依托独自阻击日军的一名“排副”和他的老式“汉阳造”步枪为第一视角,书写了在敌我装备悬殊的绝境中,孤军死战的抗战往事。“排副”最终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眉心,但在中弹的瞬间,他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完成了对敌人的反击。作品从一个独特的微观视角,把历史长河中一名普通战士拉近、放大,展现其于绝境中的不屈风骨,抒发了诗人对无名英雄的深沉敬意。正如“排副”在诗中宣告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真正死亡”,只要他的长枪仍被一代代人在记忆中扛起,他便会永生。

——编者

2024年12月中旬,我到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原计划活动结束后即回北京,当地文友留我多住一天,顺便参加另一个活动。13日上午,接到朋友信息,因为正逢国家公祭日,有些路段交通管制,要我耐心等待。

就这样,我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不期而遇。

上午9点到10点,站在宾馆29层房间的窗前,我眺望平静的长江,想象那个漆黑的日子,在默哀中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问题——87年前的今天及其以前,也包括以后,还发生了什么。是的,那场南京保卫战我们没有打赢,部队被打残了,打散了,溃退了……可是,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不可能啊。一定,一定……一定还有人在战斗。即便敌人已经进城了,敌人已经把城市变成一座地狱,枪声也不会停止。

骤然之间,我的眼睛看不见长江

了,看不见两岸林立的高楼和长虹般的大桥了,彩色的窗前出现了几张黑白照片。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男人,被敌人缚住了双臂,上衣敞开,黑色的衣襟就像展开的鹰翼。他的脸上挂着微笑,有些悲愤,有点无奈——但那是微笑,是一个即将赴死的中国男人视死如归的微笑。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接着我看到一个女人,她已经被五花大绑了,仍然居高临下地看着前方,嘴角挂着轻蔑和嘲讽的微笑。她的身后站着4个鬼子兵。这个女人的名字我知道,叫成本华,是安徽省和县抗日人民自卫军的干部。一个名叫山下弘一的侵华日军曾经这样回忆:“后来,我们又抓住一些抵抗的中国人,其中一名是很漂亮的女人,她负责指挥这次抵抗。日军叫她投降,她却轻蔑地看着他们,一言不发。”

当然,还有杨靖宇、赵一曼、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

终于,我看见了南京城外的那道防线,那座山包、那条小河、那片树林和城内的那条小巷、那片废墟、那片月光……我急于知道,在那场战斗中,最后的战斗者是谁。他发射出去的最后一颗子弹在哪里,击中他的子弹编号是多少。我坚信不疑,那个人一定存在,还有他的枪和他的最后一颗子弹。

87年前的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一日,87年后的这一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三日,都有月亮。我在月亮的光影里一遍遍地寻找,在长江的江面上来回巡视。

渐渐地,他的身影清晰起来,我差不多能看见他的面容了,差不多能看见他破烂的军装和赤裸的胸膛了——

匍匐前进的时候,长枪背在背上;潜伏河边的时候,长枪端在手上;夜宿断墙的时候,长枪枕在脖子下面……而我更欣赏的是,当他完成一项任务,摆

脱敌人追杀之后,把枪扛在肩膀上,如人无人之境的那副模样。

那天夜晚我辗转反侧,一会睁眼看窗帘,一会打开窗帘看看长江。我心里呼唤,希望他现身在我的房间,我想好好地和他谈谈。

他出现了吗?也许没有,也许出现了。一夜过后,我非常肯定地对朋友说,他出现了,我认出来了,就是他。

我把他命名为“排副”。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是排长或者班长,偏偏给他定个排副级别。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他“排副”,就是觉得,他应该是“排副”。“排副”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身份,前进一步是官,后退一步是兵,所以,“排副”不是一个人,官兵两种身份都有了。何况,在那场战争中,像“排副”这样的战斗者有多少啊,这个“排副”仅仅是被我推上前台而已。不过,我在构思诗作《长枪》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算无心插柳吧。

在军事文学领域跋涉很多年,我总有遗憾,觉得写得不够好,还有哪里没有写到位。在南京的几天,我好像有些明白了。在一场战争或者说一场战斗中,任何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次胜负、一个结局,都能建筑一部小说,就算把小说写成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度,也不可能穷尽战争的奥秘。小说把战争中最深刻、本质、精华的那一部分元素留给了诗。因为诗可以深入再深入,放大再放大,细微再细微。诗可以沿着一颗子弹的弹道写出八百行,并且用惜墨如金的语言,把这八百行锤炼得异彩纷呈而不必絮絮叨叨。

小说是生命的艺术,诗歌更是。

生命是脆弱的,脆弱得像一张白纸,一捅就破。但是生命又是坚强的,坚强得刀枪不入。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脆弱大都相似,坚强各有各的坚强。我的使命是,顺着坚强这条线,写出一个民族坚贞不屈的底色。



品画

啊,长城(中国画)

赵 奇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幅画是画家赵奇创作的连环画《啊,长城》中的一幅。赵奇将画面置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里,前景特写为一位拉琴的战士,背景是抗日官兵群像,画风深沉厚重,笔触粗犷,构图巧妙融入蒙太奇手法,赋予画面电影般的视觉感染力。虽然画面没有直接描绘战火,却满溢悲怆。赵奇说:“那些抗日的战士,每个人不都是长城的一块砖石吗?我想画出砖石的声音。”

“文要老,人要嫩”

■向贤彪

艺 境

前人曰:“文要老,人要嫩。”近读当代散文家、记者黄裳的《书之归去来》,我对这句话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其一,“文要老”与“人要嫩”有一个潜在的因果关系——非“嫩”就不成其“老”;其二,“嫩”还可以当“锐”解。在一些我们所熟悉的大家那里,这“老”与“嫩”是融合在一起的,相辅相成,臻于化境。

关于“文要老”的问题,苏轼曾说过这么一段话:“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我想,苏轼这里所说的“平淡”,可能指的是“辞达”,即把心里想清楚的事情说明白。在“辞达”之后,还要求鲜明、形象、生动、耐看,这大致是文章老到的标准。我们看苏轼写的文字,无论是政论、散文,还是诗词赋,都达到了这一境界。

我们读古人的文章,不得不佩服古人笔下的功力。有时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人物写得传神,令人过目不忘。如《战国策》中的《苏秦以连横说秦》,全篇仅千字,最精彩的苏秦与家人见面的两段文字200余字。清代学者毕沅写的人物传记《岳飞》,全篇仅约300字。从忠诚品质,到军事才华,卓著战功,岳飞直

得写的事情很多,但作者抓住三点,即先写“飞事亲至孝”,表现他的恪尽孝道、清正廉洁;接着是问“天下何时太平”,岳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以此表现他的精神境界;最后通过岳飞整肃军纪、爱兵如子的几件小事,点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根本原因。古人以简驭繁的功夫,很值得今人学习。

当代作家余光中在《逍遥游》后记中,曾表示自己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此语即出,作品相随。余光中的作品,不独散文、诗歌,举凡随笔、评论、译文,皆令人百读不厌。而其文章的超拔姿致,又总是从文学最基本的材料即文字、词汇出发。他把似可通灵的中国文字伸长、锤扁、浓缩、扩展,忽长驱、忽收拢,前后左右,纵横捭阖,无不得心应手。乃因其作品精神,使他的文章焕发出全新的文学审美光辉,人们称他是“作家中的作家”,并非虚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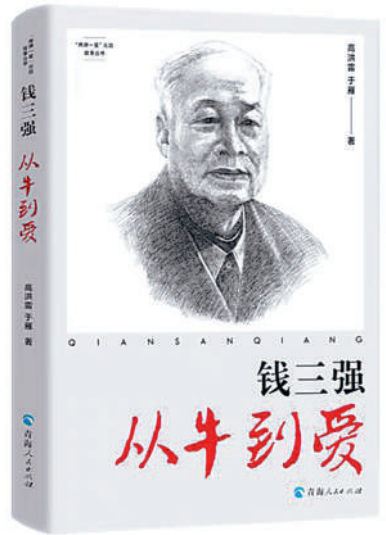
从古人 and 今人的实例中,我们大体可以领悟到“文要老”的意蕴了。它一定包括见解的独到、说理的深刻、角度的新颖、叙事的简练、语言的生动等要素;它一定是用精彩而简练的笔触,把作者的感想和经验传达出来;它一定让人深味其思想的魅力、灵犀的闪动、诗意的光芒,把人引入真善美的境界。

“文要老”与“人要嫩”是密不可分的。这里所说的“人要嫩”,并非指年轻,而是指做人的一种锐气、一种激情,抑或是一种精神状态。我们读鲁迅、巴金、季羡林、黄裳的文章,总能读出一种气势、一种力量来,那不仅仅是文字的功夫,还是蕴藏其中的一种禀性,就如同藏在软鞘里的青霜剑,蕴藏着冷峭的光芒,虽不咄咄逼人,却具有隐蔽的杀伤力。而终生葆有这种文字禀性的人,即使活到百岁,骨子里也依然透着锐气和激情,给人以力量。

有人认为要达至这样的境界,须有赤子的情怀、竹子的品格、钉子的精神。在这个充满变化又充满诱惑的时代,只有像赤子那样,忠诚于党的事业,对党和人民满怀深厚的感情,才能与时代同步,对事业充满激情;只有像竹子那样,刚直有节,宁折不弯,才能讲实话,讲真话,铁肩辣手,秉笔直书;只有像钉子那样,扎得稳,钻得深,钉得牢,才能把思想炼得更深刻,把文章写得更感人。具有了这样的境界,即使生理年龄进入老年,也如同年轻人那样充满朝气,永不言老。

追求“文要老,人要嫩”的境界,其实说的是为文与为人的统一。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深入实践,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满腔热忱,秉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治学精神,是可以逐步达到这种境界的。

作品读评



90多年前,为督促正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的儿子钱三强勤学笃行,作为教育家的钱玄同先生郑重手书了“从牛到爱”4个字,寓意:一是勉励钱三强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二是在科学道路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此,这四字箴言成了钱三强的座右铭。由高洪雷、于雁著的纪实文学《钱三强:从牛到爱》(青海人民出版社),生动再现了钱三强在科学道路上刻苦钻研、登高涉远的奋斗历程。

近年来,讲述科学家成长奋斗故事的作品不断涌现,这部《钱三强:从牛到爱》是如何做到使主人公更见风骨、更显神采的?在作者看来:“要让读者读懂他,读懂他的研究成果,读懂他的人生选择,读懂他的心路历程,作者必须首先走近他,了解他,感悟他。”两位作者不仅在大量的史料、书籍中披沙拣金,力求还原钱三强学习、工作和科研的情景,还多次走访钱三强的子女、秘书等相关人士,一次次回到钱三强的工作生活现场采访。基于此,书中的故事有了细节,人物有了温度。

钱三强生于民国初年,他成长的时代新旧思潮激烈碰撞,国家艰难转型,列强环伺觊觎。本书从其父钱玄同写起,写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改造社会的思索;写钱三强少年时在学校受到的良好启蒙;写父母对钱三强的教育引导,尤其是上大学时,父亲手书赠“从牛到爱”,对其影响甚大。

该书以钱三强的成长为轨迹,不仅呈现了其勤学多思的大学生活、初露锋芒的研究所时光,更以大量笔墨记述了他求学法兰西的艰辛与努力。作者把彼时祖国遭受日军侵略的危急局势,钱

与科学家的心灵对话

雷从俊

三强去国怀乡的复杂心境,以及进入世界著名的居里实验室学习深造的欣喜熔为一炉,以科学严谨的笔触描绘他见证科研奇迹,取得博士学位,发现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历尽曲折毅然回国等重要时刻,写他凭借卓越贡献成为中国核物理事业“领头雁”的过程,使读者得见一位科技巨匠的诞生。书中诸多情节和细节,对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颇具启示意义。

从青年学子到“两弹一星”元勋,科研之路布满荆棘,充满挑战。该书以钱三强科技报国、登攀科学高峰为主线,徐徐展开科学家可歌可泣的奋斗之路。在“主歌:聚焦原子能”和“高潮:蘑菇云升空”两个章节,作者集中笔墨写科学研究中的钱三强,写他在原子能研

风浪之间的深思

——《大国权杖——多重威胁下的航母发展战略》创作手记

■周伟政

创作心语



写完《大国权杖——多重威胁下的航母发展战略》(新时代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最后一个章节,我如释重负。在航母工作多年,离开航母又已多年,对航母前世今生以及未来发展的思考,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回首在航母的工作,所有文字观点,都源于甲板之上、风浪之间真实的见闻与切身的思考。作为第一批航母舰员,虽然已经离开岗位,但还是想为这份事业再多做一点事情,这也是我落笔成书的初心。

很多人直观地将航母视作彰显大国威仪、宣示海上力量的“权杖”。在我常年身处舰艇一线的视角里,这个“权杖”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舰体,它是国家工业、尖端科技、军事建设等综合实力的集中缩影。回溯百年海战史,航母一步步取代战列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洋战场的关键力量。二战后,航母也是各

国处置地区危机、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依托。可以说,一部航母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全球海权兴衰演变史。

曾几何时,独霸大洋的航母,遭遇全方位、立体化的生存危机。水下静音潜艇隐蔽突袭,撕碎远洋航行的安全屏障;水面高速突击集群持续压缩防御纵深;隐身战机、远程反舰导弹重构海上制空规则;岸基远程打击火力覆盖广袤大洋,让远海再无绝对安全区……一张覆盖水下、水面、空中、岸基等的全域杀伤网已然成型。

每一次站在航母塔台上,看着舰载机一架架腾空而起刺破苍穹,在巨大的轰鸣声和灼热的气浪里,感受到力量和荣耀的同时,我也时常会思考:当立体围猎体系日趋成熟,传统航母会不会沦为海上移动钢铁靶标?各国竞相投入巨资建造航母,究竟是守护海权的刚需,还是被对手刻意布局的战略陷阱?有人舰载机与无人舰艇、无人战机如何搭配,未来海战的底层逻辑又将如何演进?这些现实而尖锐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究,这也是我作为航母分子的责任。

在本书中,我通过梳理百年航母发展脉络,横向对比各国航母发展路径,剖析不同国家掉入“航母陷阱”的深层教训,系统拆解当下航母面临的威胁。我不想与脱离现实的纸上推演,更不愿堆砌空洞口号,全书的分析都基于航母一线的真实经历,力求把远海博弈的真实压力、装备发展的现实取舍、大国海权的底层逻辑,用平实接地气的文字讲清楚,让普通读者也能看懂复杂的海洋战略博弈。

我想,发展航母、迭代深蓝作战体系,不是为了追逐海上霸权,而是在多重威胁环伺的当下,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与民族复兴的和平根基。当下全球大国博弈持续升温,海上地缘摩擦、域外势力遏制、多维度安全风险交

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也写他在组织科研工作中的建树和远见卓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原子能科研领域更是从零起步。在这部书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当时科研条件的简陋、试验环境的危险,更能领略到钱三强科技报国的坚强意志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作者不仅写钱三强,也写到原子能及相关研究领域数十位科研工作者的艰辛求索;不仅写科学家群体,还从不同侧面展现党和国家对科研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科学家的关心鼓励;写中国的科研,也兼顾世界原子能领域的科研动向。这样的叙事架构,不仅让钱三强在科技领域的登攀之路清晰可见,而且更显其价值和意义。为使深奥的科学原理、枯燥的科研数据和生涩的实验案例易读易懂,作者发挥文学的优势,在准确记述、适当援引的同时,通过形象描述和巧妙比喻,使文本兼具科普性与可读性。

作为科学家,钱三强还曾在相当长的时间担任不同岗位的领导职务。这期间,他统筹搭建起新中国核科研体系,聚拢了众多优秀科研人才,积极推动全国科技事业统筹发展与学术交流。从科研专家到科研管理者的岗位转变中,他也面临着许多考验。对于这些考验,书中没有回避,而是从多个角度对科研工作规律、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人才使用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中,读者不仅能看到钱三强赤诚爱国、客观严谨的科研工作形象,也能感受到他生活中率真刚正、兴趣广泛、平易近人的一面。着眼谋篇布局,作者把主人公的兴趣爱好和生活场景有机融入到工作、学习中,既调节了叙事节奏,又增强了文本的丰富性。书中,写钱三强在学习、工作之余喜爱唱歌,坚持打篮球、乒乓球等体育运动,虽然着墨不多,但令人印象颇深。作为时隐时现的叙事“辅线”,本书还恰到好处地展现了钱三强与何泽慧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作为科学家伉俪,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离别、团聚、相守相伴,都显得冷静而克制、质朴而纯真。他们的浪漫,更多体现在工作和科研中的相互协助,体现在特殊年代、低谷时期的相守相依和相互鼓励。书中这些故事和细节,不仅有益于读者理解科学家的思维和性格、工作和生活,也让主人公在读者心中更加立体鲜活。

“从牛到爱”是钱三强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谈及本书的采写感受,作者说:“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与科学家隔着时空隧道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正是因为一次次的心灵对话,才让我们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分,真正走近他,熟悉他,理解他,甚至梦见他。”读者在掩卷沉思之际,当有此会意,有此共鸣。



长征

第 6743 期